

凤轻

著

# 盛世医妃

上

他，天生紫眸，明为生父不详的郡王世子，却是威慑江湖的紫霄殿主。  
她，生而克母，看似被放逐乡野的国公千金，暗地里却是辣手无情的神医杀手。  
当杀手头子遇到金牌杀手，针锋相对还是勾搭成奸？

 青岛出版社  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盛世医妃 / 风轻著. -- 青岛 : 青岛出版社,  
2016.3

ISBN 978-7-5552-3515-6

I. ①盛… II. ①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18212号

书 名 盛世医妃

作 者 风 轻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那 耘

选题策划 李文峰 崔 悦

特约编辑 崔 悦

版式设计 李红艳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16开(700mm×980mm)

印 张 48

字 数 75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3515-6

定 价 79.80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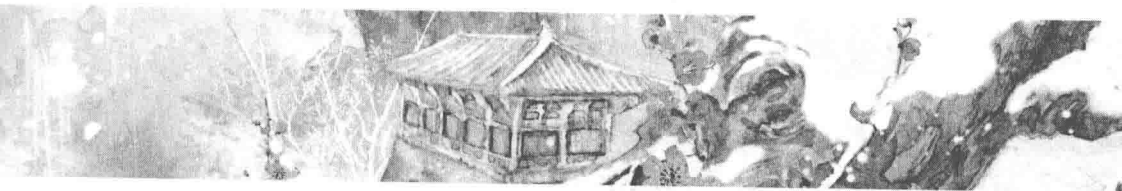
电话: 010-85787680-8015 0532-68068638

# 目录 [上]

## CONTENTS



楔子	001
第一章 南宫无瑕	003
第二章 初回金陵	049
第三章 自取其辱	095
第四章 色即是空	139
第五章 乱起辰州	174
第六章 战地红颜	211



# 目录【中】

CONTENTS

- |      |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|-----|
| 第七章  | 汉王宝藏 | 251 |
| 第八章  | 星城郡主 | 291 |
| 第九章  | 自作自受 | 330 |
| 第十章  | 大婚之期 | 366 |
| 第十一章 | 新婚燕尔 | 408 |
| 第十二章 | 所谓真爱 | 450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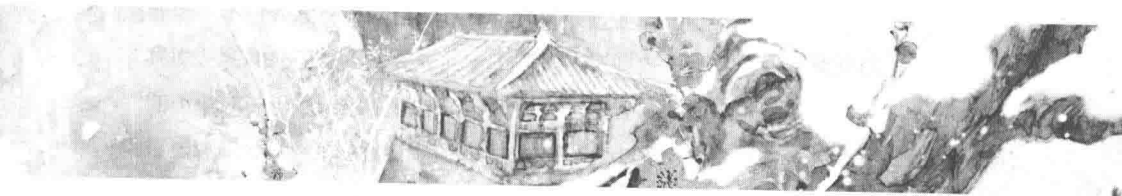


# 目录 [下]

CONTENTS

---

第十三章	金陵世家	489
第十四章	如疯似魔	527
第十五章	灵州之乱	568
第十六章	帝王之殇	612
第十七章	皇权博弈	686
第十八章	血溅宫闱	720



## 楔子

南宫墨临死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：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一照面我就掐死那个白痴！

如果南宫墨真的就这么死了，这毫无疑问将是她不算长但是绝对精彩的人生里最后一个愿望，俗称——遗愿！

但是南宫墨又睁开了眼睛，并且一点儿都不感到痛。难道那个白痴根本就没有引燃炸药，她只是被自己吓晕了？还是……她侥幸没死在床上躺了一年半载之后身上的伤已经好了？

南宫墨，出自亚洲杀手世家，江湖第一杀手，人称“千面妖女”。她平生第一次接了个救人的任务，任务快结束的时候，白痴的人质不小心引爆了烈性炸药。果然，做杀手，就不该捞过界干警察的活儿……

“咦，这丫头怎么这么小？”一个有些粗犷的声音传入她的耳中。

“小丫头？该不会是在说我吧？本小姐可一点儿也不小！”南宫墨腹诽。

“小一点儿才好啊。寨主您瞧，这丫头可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姑娘，瞧这相貌，这水嫩的。再养两年，让她做个压寨夫人，您该多有面子啊。这若是送到楼子里，可是要成为名扬天下的花魁的。”另一个尖细的声音传来，笑中带着谄媚，听得她忍不住皱眉。

这里在场的，能够称得上丫头的雌性生物，除了她，似乎就只剩这个说话声音难听得令人想要掩住耳朵的母猪？！

“好吧，看在这丫头长得不错的分上，二百两给你，人留下。”

“太好了，寨主真是大方，多谢寨主！”那女人欢喜地连声说道。

南宫墨再也忍不住，猛地坐起身来。再不起来她就要被人卖了！

睁开眼后，映入眼中的却是几个穿着粗布衣服的彪形大汉，还有一个一说话满脸的肥肉都在抖的红衣女人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些人的衣服都是古代的，看上去像是某个影视剧剧组现场。不过，没有剧组会用这样锋利的染过血的刀吧？

“我说，要卖之前是不是要先问一下本人的意愿？”南宫墨悠悠地开口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怎么醒了？！”那红衣女子诧异。之前她可是下足了药的。

南宫墨眯眼，带着笑地看着眼前的胖女人：“你过来，我告诉你啊。”说完，她一抬手，看到自己明显比原本小了一大截的手，不禁惊了一声。

不得不说，南宫墨的这张俏脸蛋儿十分好用。十一岁的小美人坯子，笑容甜美无邪到让人生不起一丝警惕。

那胖女人犹豫了一下，便走了过去：“你怎么醒了？”

“我要是还不醒，就该掉进土匪窝了！”她一把抓过胖女人的头发，从自己头上拔下一根铜簪，飞快地往她胳膊上扎了下去。

“嗷！”胖女人忍不住痛叫起来。

南宫墨趁机一脚踢在她的膝盖弯上，同时铜簪也顶住了她的喉咙。

“这个胖女人应该跟你们没关系吧？银票还你，放我走。”南宫墨看着那土匪头子道。

这会儿，南宫墨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被那个白痴给弄死了。虽然她现在还活着，却变成了一个小萝莉，还是一个差点被卖进土匪寨子当压寨夫人的小萝莉。

“小丫头胆子挺大的。既然进了这白云寨，你还想出去？”那土匪头子笑道，“正好，这婆娘狮子大开口敢要老子二百两，宰了她，一个铜板也用不着出了。哈哈！”

“这样啊。那就对不住了。”南宫墨嘴角勾起一丝冷笑，一把推开那胖女人。

一众土匪只见眼前一道人影晃过，然后就是一阵惨叫声。不过片刻时间，那五六个土匪就已经倒在地上哀号不已。

南宫墨把玩着手里染血的铜簪，叹了口气。这身体真是差到不行了，若是再多两个人她可当真摆不平了。

“连点花拳绣腿都不会，还敢做土匪？”她俯身捡起地上那二百两银票，又从那胖女人身上搜刮出一百多两银票，毫不犹豫地揣进了自己的兜里。无论是什么世道，什么都可以没有，就是不能没钱。

收拾好东西，南宫墨拍拍手转身下山去了。

“好一个小丫头，小小年纪身手这般了得！”

“谁？”南宫墨猛地回身，看到不远处的山坡上站着两个人。一个是头发花白的老头子，有五六十岁，另一个则是个丰神俊朗的中年男人。要命的是，以她的警惕性，竟然没发现这两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。

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

“管闲事的人。”那中年男子挑眉笑道。

南宫墨挑眉，挥挥手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这些就交给你们了。我先走了。”

“等等，丫头。”中年男子笑道。

南宫墨回头，警惕地盯着他。

“别这么紧张，我只是想说，我看你根骨不错，想收你为徒。如何？”

这年头，难道都流行到土匪寨里收徒弟吗？这是怎样的一种神经病啊。



# 第一章 南宫无瑕



弘光九年，初春。滁州丹阳。

丹阳本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小县城，却因为出了大夏皇朝的开国皇帝而从此名声大噪，成为大夏的龙兴之地。大夏开国之后，皇帝定都金陵，丹阳县城也大肆扩建，并筑有帝王别宫，每年都有皇子龙孙亲自前来祭祖。

丹阳县西峰村是个不起眼的小村子，这个村子里却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，大夏的开国名将、楚国公——南宫怀。

村外的小河边，河水静静地流淌，划过了丰饶的土地，曲折蜿蜒地流向远方。河边，一身蓝色衣衫的美丽少女一脸悠然地坐着，旁边精巧的竹篮里放着各种新鲜的药材。

嗖！一道劲风席卷而来，坐在地上的少女纹丝不动，仿佛根本没有听见。在疾风即将袭到跟前的时候，她才微微侧首避了开去，回身处，几点银光闪过。

“哎哟！”一个须发皆白的布衣老者从她身后的树林里走了出来，肩头手腕的穴道上都扎着一枚明晃晃的银针。少女并无伤人之意，所以没有将针刺进他的身体，但即使是这样，那老者也是免不了疼的。

“你这个不肖徒弟！”不修边幅的老者走到她跟前，气呼呼地叫道，“有你这么对师父的吗？没大没小！”

少女偏过头，笑如春风，说出来的话却足以气死人：“师父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死心吧，你根本没有练武的天赋。”

老者气噎。收到一个笨徒弟能气死师父，殊不知，收到一个太过聪明的徒弟同样也能气死师父。特别是眼前这一个——学武三年就能甩师父八条街的！老人家只好安慰自己，他专攻的是医术不是武功，他是神医，不是武林高手。

“徒儿……”原本还怒气冲冲的老者，眼珠子一转，又扯出了一个讨好的笑容。

少女秀眉微扬：“师父，你又想干什么？”

“这个嘛……”老者有些扭捏地望着徒儿，赔笑道，“这个……徒儿是不是要进城去？不如帮师父从城里的状元楼带一只烤鸭回来，如何？”

“烤鸭？”少女眨了眨眼睛，伸出一双并不十分细致却依然好看的手，“拿钱来。”

“钱……”老者的脸顿时垮了下来，一根指头指着少女抖个不停，“你这个不孝徒儿，拿针扎师父也就算了，一只烤鸭你还要问我要钱？”

少女轻哼一声道：“师父是把钱都喝酒喝光了，说不定还欠了酒钱，不敢进城了吧？”

老者脸上顿时多了几分羞愧之色，望着小徒儿期期艾艾地说：“墨儿，好徒儿。你就行行好，救救师父吧……师父错了还不成吗？”他老人家平生别无所求，唯好一口杯中物，“谁让你酿了酒不给师父喝的？”

少女叹气，忍不住抚额道：“今年的桃花酒都让你喝光了，剩下的两坛是留给师叔的。如果师叔回来发现没有了，师父你要怎么跟师叔交代？”她说到最后真的是咬牙切齿。

老者一脸呆滞。说起来他们这一门之中人丁稀少，他老人家年龄算是最大的，但是地位却是最低的，上面有一个师弟压着，这下面还有一个徒儿管着。这日子过得苦啊。

老者抬头瞄了一眼一脸愠色的徒儿，心中一动，连忙道：“说起来，乖徒儿，师父昨儿在城里听到一个消息，跟你有关的哦。”

“什么消息？”少女挑眉道。

老者得意地望着徒儿，一双眼睛里写着“求我啊求我啊”几个大字。

“师父！”少女咬牙，盯着他默然不语。

“好吧，好吧。我听说啊，当今陛下为靖江郡王世子赐婚了。”老者笑咪咪道。

少女面无表情地盯着他：“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这个嘛……当然是因为……据说赐婚的对象叫南宫倾，是不是很耳熟？”老者望着少女笑咪咪地道。

“南宫倾……”少女脸色微变，淡淡地盯着眼前的老者。

老者只觉头皮一麻，飞快地转身拔腿就跑，速度快得像是中气十足的年轻人。他一边跑还一边回头笑道：“乖徒儿，你在这地方住了这些年，不会忘了你还有个爹叫南宫怀吧？”

望着师父奔逃而去的背影，少女眼底闪过一丝锐气，很快又消失无踪了。她看了看放在眼前的竹篮，不由得苦笑：“可不是吗，若不是师父提起，我还当真给忘了。不过，我不是南宫倾啊，我是南宫墨。”

早在那年师父和师叔遇到她的时候，真正的南宫倾就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。她是南宫墨——一缕异世而来的幽魂而已。师父和师叔救下了她，去年及笄之时师叔给她赐字——无瑕。

她是南宫墨，字无瑕。

南宫家在西峰村的故居面积不小，虽然这座故居建成之后，楚国公南宫怀包括他的家人，一天也没有在这里住过。

南宫墨拎着一篮子刚采的草药回到村中，迎面而来的刘大嫂迎上前来满脸欢喜地道：“墨姑娘回来了，又去采药了？”

南宫墨点点头，笑道：“是啊，刘嫂。采些药明天去城里换些银两。”

刘大嫂连连点头，赞道：“墨姑娘真是有本事，咱们村里再没有墨姑娘这般厉害的人物了，不愧是楚国公的千金啊。”

南宫墨挑了挑眉：“刘嫂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刘大嫂一拍脑门笑道：“可不是？我差点忘了。楚国公府里来了好多人，一定是来接墨姑娘回家的。说起来，墨姑娘也十六岁了，早该回去了。不然，这姑娘家的终身……”

“刘嫂，我先回去了。”没等刘嫂说完，南宫墨提起篮子快步往自己的家里走去。

果然，还没到门口她就发现自己的家门大开，门口还站着不少仆役模样的仆从丫头。那些人看到南宫墨，先是有些挑剔地看了看她，而后才反应过来一般，笑道：“可是大小姐回来了？”

南宫墨秀眉轻挑，懒得理会这些人，踏步走进了房间。这是并不大的普通民房，不过是中间有一个堂屋，两边各有一个房间，一个做卧室一个做厨房罢了。充作客厅的堂屋里也只摆着一张桌子、几个凳子，还有几个放着草药的竹篮。整个厅堂里弥漫着淡淡的草药香气。

厅堂里站着两个青年男子，年长的二十岁左右，穿着一身月白色锦衣，气宇非凡。另一个穿着一身浅紫色锦衣，十七八岁的模样，长相俊雅斯文，倒是与南宫墨有三分相似。

两人看到提着篮子进来的少女，也不由得一愣。在看到南宫墨身上穿着的蓝色布衣时，两人顿时变了脸色。这两个青年男子正是南宫墨一母同胞的哥哥，楚国公府大公子南宫绪和次子南宫晖。

南宫绪有些艰难地动了动喉结，半晌说不出话来：“你……”

倒是年轻一些的南宫晖没有那么多顾虑，上前一步一把拉住南宫墨道：“你是倾儿？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？”倾儿可是楚国公府嫡出的大小姐，竟然穿得和普通民女无异，住在这矮小狭窄的民居里。再看看自己身上的锦衣，想想自己这些年过的好日子，南宫晖不由得一阵羞愧。

“倾儿，你受苦了。哥哥来接你回家。”南宫晖难过地低声说道，伸出手想要搂住南宫墨。

南宫墨垂眸，不着痕迹地往后退了一步，避开了他的怀抱，淡淡道：“你们来这里干什么？”

“倾儿，我和大哥来接你回去。”南宫晖望着落空的手，呆了呆，连忙笑道。

南宫墨淡淡道：“我叫南宫墨。”

两人都是一愣，虽然他们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见过妹妹，但还不至于连妹妹的名字都忘了啊。

房间里静默了一会儿，南宫绪叹了口气道：“我们来得突然……这些年倾儿受苦了，等回到金陵之后就好了。父亲也来了，倾儿先去拜见父亲和母亲吧。”看了看房间里简陋的陈设后，南宫绪皱着眉道。

南宫墨抬眼，淡淡地看着南宫绪道：“我说过，我是南宫墨。还有，我母亲八年前就已经死了。”说完也不理会两人，放下篮子转身向自己的房间走去。

“倾儿！”身后南宫绪沉声道，“大哥知道这些年你受了委屈，但是你闹脾气也该闹够了。”

一股怒火从南宫墨心中腾起，南宫墨闭了闭眼努力压抑住这其中明显不属于自己的悲伤和委屈，转过身来冷笑一声道：“闹够了？我有什么可闹的？我再闹也没有抛妻弃女，我再闹也没有认贼做母！”

闻言，南宫绪和南宫晖都忍不住一颤，脸色也跟着白了白。厅堂里顿时一片宁静。

南宫墨冷然地扫了两人一眼，冷笑一声进房间去了。

厅堂里，兄弟两人面面相觑，一时间气氛有些凝重。南宫晖犹豫了一下才道：“大哥，小妹不懂事，你别怪她。她这些年……受了不少苦。”

南宫绪苦笑一声，淡淡道：“她说得对，可不是认贼做母吗？我们先回去吧。”

“那……小妹……”南宫晖道。

南宫绪想了想，说：“先回去禀告父亲，等她冷静下来再谈。”他回头深深地看了一眼身后草黄色的门帘，抬步走了出去。

等南宫墨从房间里出来，南宫绪和南宫晖已经不在，而是多了两个穿着粉红色绸衫的俏丽丫头。

见到南宫墨出来，两个丫头立刻上前屈膝行礼：“见过大小姐。”

南宫墨淡淡地看着两人，心想这南宫家对丫头真不错，在这乡下地方，若是走出去了，外人只会认为这两个才是小姐，她是丫鬟。虽然两个丫头说话行礼都十分得体，但是南宫墨看到她们眼神里没有半点恭敬之意。刚刚她出来的时候，这两个丫头正在打量着这屋子，眼中是毫不掩饰的嫌弃。

南宫墨敢打赌，两人之所以一直站着，绝不是因为她们不敢坐，而是她们嫌弃那几条木板凳。就跟她那两个哥哥一样。

“你们进来干什么，出去。”南宫墨淡淡道。

年长的那个丫头眼中闪过一丝不满，道：“是大公子和二公子要奴婢们留下侍候小姐的。”嘴上这么说着，那眼神却仿佛在说“你不要不识抬举。”

南宫墨心中冷笑一声，慢条斯理地打量着两个丫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们去厨房做饭。”

“做……做饭？”两个丫头一愣怔，回过神来不由得气红了脸，受了什么羞辱似的瞪着南宫墨道，“大小姐，我们是头等丫头，怎么会做饭？”

“连饭都不会做，你还当什么丫头？南宫家是在养小姐吧？滚出去！”说完，南宫墨转身进厨房去了。

来到这里五年了，在许多人眼里这里是比较落后，但南宫墨已经习惯了。比起曾经的钩心斗角、腥风血雨，每一刻都恨不得将每一根神经绷得紧紧的，现在这样的日子简直愉快至极。

没事的时候，南宫墨就跟着师父学学医术，跟着师叔学学武功，采些草药去卖，做一些美食与师父、师叔共享。曾经的南宫墨，从记事开始就没有享受过这样宁静单纯的生活。如果大哥和小妹能够一起来就更好了，站在厨房里的南宫墨心里闪过一丝回忆和思念。

回过神来，她苦涩地一笑，开始准备自己今天的午膳。

南宫墨端着饭菜回到厅堂里，两个丫头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看到她端上来的简单朴素到寒酸的饭菜时，才有些嫌弃地皱了皱眉道：“小姐，您是南宫家的大小姐，怎么能吃这些东西？还是去旁边的宅子里吃吧。免得让外人知道了说老爷和夫人苛待家中的姑娘。”

南宫墨深吸了口气，觉得自己对这两个丫头的忍耐已经到了极点。

“我说让你们滚出去，你们没有听懂吗？还是不仅耳朵有问题，连脑袋都有问题？”

“小姐，你！我们可是夫人特意派来的！”那个年长的丫头怒气冲冲地道。

南宫墨冷然一笑：“是啊，派来伺候我的嘛。我现在的命令就是，滚、出、去！”

“你！真是不识抬举，难怪老爷这么多年都不理不睬。要不是因为……”南宫墨抬眸，似笑非笑地看着她：“要不是因为什么？怎么不说了？”

“说就说！”那丫头显然也不是个能受气的主儿，一怒之下冲口而出，“要不是二小姐不想嫁给卫君陌那个怪物，老爷一辈子也不会想起你来的。”

“住口！”话音未落，门外传来南宫绪怒气腾腾的声音。

那丫头不由得一呆，回头看向门外，只见南宫绪带着南宫晖快步走了进来，一挥手啪的一个耳光狠狠甩在了那丫头的脸上。

巨大的冲力让她不由得一个趔趄，脑门撞上了身后的门板，咚的一声顿时肿起了一个包。

“大公子……二公子……”

两个丫头都忍不住变色，也顾不得刚刚被打了，连忙跪了下来。

跟在后面进来的南宫晖脸色也不好看，抬脚一脚将那丫头踢到一边道：“滚出去！”

南宫怀虽然娶了继室，但是继室并没有生下男丁，膝下只有一个女儿。南宫绪和南宫晖便是楚国公府的两个嫡子。这些丫头，就算是南宫夫人的人，面对南宫绪南宫晖二人也是十分敬畏的。

听了南宫暉的话，那两个丫头忙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。

“倾儿……”房间里的气氛有些凝重，南宫绪望着南宫墨冷凝的容颜，有些困难地道，“倾儿，你别听那个丫头胡说八道。”

南宫墨淡淡一笑，挑眉道：“这么说，你们来不是想要接我回家，只是想要我嫁给那个什么卫君陌？”

“这是……陛下的旨意。”南宫绪道。

南宫墨冷笑：“陛下日理万机，会记得我这么一个多年不在京城的南宫家女儿？陛下要赐婚，也应该是赐给名满京城的南宫家二小姐……不，应该说是南宫家唯一的小姐——南宫姝。”

“倾儿，你年纪也不小了。卫君陌是靖江郡王世子，也是陛下最宠爱的外孙。你嫁给他……”

南宫墨挥手，毫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：“我不想知道他是什么人。你回去告诉楚国公，要么，让他的宝贝女儿嫁，要么……他自己坐上花轿嫁到靖江郡王府上去吧。”

“倾儿！”南宫绪二人不由得一呆，听了南宫墨的话更是哭笑不得。南宫暉望着妹妹冷凝的容颜，心中不由得叹了口气，温声道：“倾儿，不管你愿不愿意嫁给卫君陌，大哥说得没错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总该跟咱们回金陵去再说。你若是实在不愿意，二哥替你去跟父亲说可好？”

南宫墨沉默地看了南宫暉一眼，她能看得出来南宫暉说这些话确实是真心实意的。但是这所谓的真心实意，在南宫怀的面前能够坚持多久，就不好说了。南宫墨绝不会将赌注押在这两个哥哥身上。

“我的饭菜要凉了，你们出去吧。”南宫墨淡淡道。

南宫绪沉默了良久，才叹了口气道：“罢了，你好好想想吧。倾儿，父亲就在老宅子里，想明白了过去请个安吧。”

南宫家的老宅宽大华丽，在这小小的村落里尤为显眼。南宫怀此刻正有些烦躁地在大堂里来回踱着步。

“老爷何必如此着急，父女哪有隔夜仇？大小姐脾气倔，让绪儿和暉儿劝劝，自然会前来拜见老爷的。”坐在一边喝茶的中年美妇眼底掠过一丝暗芒，放下茶杯劝道。这美妇是如今楚国公府的当家主母，郑氏。坐在她身边的少女一身白衣，容貌娇美楚楚动人，正是金陵城中有名的美人——南宫家二小姐南宫姝。

南宫怀刚毅的脸上闪过一丝尴尬，轻哼一声道：“那个不孝女，理她做什么？”

美妇掩唇笑道：“老爷一片拳拳爱女之心，难道妾身还不知道吗？老爷嘴上说着不想，

其实还是念着大小姐的吧？”南宫怀神色缓缓，对她道：“只怕是她想不到你这般周全，这丫头当真是跟她娘一般。你如今是他们兄妹的嫡母，还叫什么大小姐？”

郑氏连忙笑道：“老爷说得是，都是一家人。等大……倾儿回来了，咱们也算是一家人团聚了。”

“老爷，夫人，大公子和二公子回来了。”门外，下人恭敬地禀告道。

南宫怀沉声道：“让他们进来。大小姐可回来了？”

下人为难地看了看南宫怀，道：“回老爷，没看到大小姐。倒是……倒是夫人送去侍候大小姐的两个丫头回来了。似乎是……挨了打。”

“什么？”南宫怀大怒，“这个孽女！她母亲好心赐丫头服侍她，她还敢动手？”南宫怀只觉得一腔怒火直烧上脑门，仿佛又看到了五年前南宫倾离开南宫家的时候望着自己的模样。那样小小的一个人，那双眼眸跟她母亲那般相似，看向他的眼眸里却充满了鄙夷和不屑，仿佛他南宫怀是一个卑贱低劣的无耻小人。就因为那样的一眼，让他将这个女儿扔在了老家五年不闻不问。如果不是这一次皇帝赐婚，只怕南宫怀也不会再想起她来。

只要一想起那个眼神，他就觉得心里某个地方堵得厉害，隐隐作痛。

“我倒要看看，几年不见，这个孽女变得到底有多无法无天？”怒气冲冲的南宫怀朝着门外大步而去。

“父亲？”南宫绪和南宫暉还没走进大厅，就见到迎面而来的南宫怀。南宫怀轻哼一声拂袖而去，留下兄弟两人面面相觑。南宫暉皱眉道：“父亲这是怎么了？”南宫妹跟着郑氏走了出来，南宫妹道：“大约是父亲想念大姐了，刚刚听说大姐没来很不高兴呢。”

郑氏笑道：“不用担心，老爷是想念倾儿了，听到倾儿不肯过来才有些动怒了。”她扫了一眼跟在南宫暉二人身后脸颊红肿、眼眸含泪的两个丫头，继而装作无事一般，朝着兄弟俩笑得分外亲切：“刚刚我还跟老爷说，父女没有隔夜仇，让他们父女俩见了面好好说话，心结自然就解开了。若是一直这么拖着，反倒是不好。”

南宫绪凝眉，想了想才点头道：“母亲说得是。”

南宫暉皱眉，心中却没有南宫绪那么乐观。倾儿连名字都给改了，父亲不生气才怪。

“大哥，咱们也过去看看吧。”

南宫绪点头：“也好。”

“大哥，二哥，小妹也一起去拜见姐姐吧。我都有好多年没见过姐姐了呢。”南宫妹笑道。她确实是有很多年没有见过南宫倾了，两人原本就不是在一处长大的。八年前南宫倾的生母去世后，年仅八岁的南宫倾闭门为母守孝三年，一出了孝期就离开了金陵，如果不是这一次的赐婚，南宫妹都要以为南宫家真的只有自己这一个女儿了。

南宫绪犹豫了一下，点头道：“也好。”

南宫姝乖巧地抿唇笑道：“大哥放心便是，姝儿一定会跟姐姐好好相处的。”

“姝儿一直是个懂事的姑娘。”南宫绪点头笑道。虽然南宫姝的性子娇纵了一些，不过她素来还是知道轻重的。何况，这次倾儿是为姝儿代嫁，姝儿不会不知轻重地得罪倾儿。

“咱们走吧。姝儿都有些等不及想要看看姐姐长什么模样了呢。”南宫姝搂着南宫绪的一只胳膊娇笑道。

“倾儿的容貌十分美丽。”南宫暉笑道。

南宫姝眼神微闪，垂眸笑道：“是吗，姝儿很是好奇呢。”

南宫墨的小屋外面，南宫怀独自一人对着眼前空荡荡的屋子运气，坚毅的面庞上一片阴沉之色。眼前的小屋子高不过七尺，土墙青瓦小小的三间，寒酸简陋得不成样子。这哪里是堂堂国公小姐住的地方？虽然南宫怀因女儿的倔强不驯而生气，却也从未想过在衣食住行上苛待她。

“这就是大小姐住的地方？”

守在南宫怀旁边的中年男子脸色发白，颤抖着回道：“启禀公爷，这……这是大小姐的意思。大小姐不肯回老宅居住，小的……小的也不敢违逆大小姐的意思啊。”

“混账！大小姐不懂事，你就不知道汇报给我吗？”南宫怀怒道，“大小姐住着陋室吃着粗食，你们倒是锦衣玉食。谁给你们的胆子？”

“公爷恕罪！小的不敢……”虽然解甲归田十几年了，南宫怀到底是一代名将，怒气勃发岂是小小的管事能够承受的？只见那管事双腿一软，顿时跪了下去。

“自己滚去领罚！”南宫怀一脚踹开他，“大小姐去哪儿了？”

“回……回老爷，大小姐……拎着个篮子……出去了。”守在门口的丫头战战兢兢地答道。

“这个孽女！”南宫怀脸色一沉，沉声怒斥道。

“爹，这是怎么了？”跟在后面过来的南宫姝上前，搂着南宫怀的手臂娇声问道。对着宠爱的小女儿，南宫怀神色稍缓：“你们，立刻去将那个孽女给我找回来！”

“父亲息怒，倾儿……”南宫暉有些艰难地想要劝说，却终究有些说不下去。倾儿连个招呼都没有打，就独自一人出去了，这态度任是谁也不会不明白。他在心中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觉得自己对从小独自长大的小妹有很大的愧疚：“倾儿独自长大，想必现在是有不习惯，还请父亲见谅。”

想起长女八岁为母守孝，十一岁离家独居，南宫怀心中的怒火顿时熄灭了大半。他叹了口气，沉声道：“去把她找回来，姑娘家到处乱跑，成什么样子？”说完，脸色难看地转身朝旁边的老宅走去。



“是，父亲。”南宫绪和南宫暉齐声道。

“爹息怒，姝儿陪爹回去。爹放心吧，大哥和二哥一定会找到大姐的。”南宫姝看了看三人，朝着南宫绪二人嫣然一笑，飞快地跟了上去，轻声劝道。

“哼！那丫头若是有姝儿这般乖巧……”

这次要倾儿代嫁的事情，本来就是姝儿惹出来的，父亲难道忘了吗？看着并肩而去的父女俩，南宫暉年轻的脸上闪过一丝怪异，忍不住皱了皱眉。

月上柳梢，丹阳城里最热闹的地方莫过于城西的无名街道。一走进去，便能闻到阵阵夹杂着胭脂味的酒香，听到那不绝于耳的丝竹之声和女子婉转的笑语。这里便是丹阳城中最为盛名的花街。丹阳自古出美人，每到夜幕降临，整条街上红灯高挂，笑声不绝。歌声婉转，舞姬妖娆，美酒佳肴令人忘返。

现在正是丹阳每年最热闹的日子。当今圣上当年在丹阳起兵，后于金陵一统天下建立大夏国，此后每年三月必派众皇子回丹阳祭祖。天家皇子出行，随行的奉承巴结的人自然不会少。皇子龙孙尊贵，自是不会涉足这样的风月场所，但闻讯而来的那些世家公子、高官富贾没有这个顾忌。所以，三月也是丹阳城的各家青楼最热闹的时候。

“我上次就告诉过你，不能饮酒。”盈袖楼里，南宫墨坐在桌边，神色淡漠地盯着眼前的紫衣女子。紫衣女子有些尴尬地笑了笑：“没……没那么严重。我只是有些不舒服而已。”南宫墨不由分说地执起她的手把脉，脸色越加阴沉起来。紫衣女子也不反抗，望着南宫墨浅笑道：“咱们这样的人……除了你，也没有人愿意为我们看病。就算是有一两个大夫不嫌弃，却……”不知想到了什么，紫衣女子眼底闪过一丝难堪和伤心。南宫墨淡淡地说道：“早告诉过你，离开这里。”

紫衣女子摇头：“贱籍之人，离开这里又能去哪里呢？何况，我要等阮郎回来。”

那个小白脸会回来吗？南宫墨咽下了刚到嘴边的话，沉声道：“我上次就跟你说过，你短时间内不能再接客了。你当我的话是耳边风吗？”紫衣女子面带苦涩：“墨儿，你当这是什么地方？咱们不是清风阁里的那些清信人，生意来了我能说不做吗？你瞧不起我吗？”

南宫墨定定地望着她，道：“不错，我是瞧不起你。”

紫衣女子脸色一白，忍不住抽回了毫无血色的素手。南宫墨道：“我看不起你不是因为你出卖身体。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活法，而你出卖自己的身体，却是为了一个根本不知道会不会回来的男人。姝儿，你连自己都不爱，怎么能相信那个男人会爱你？”

紫衣女子轻颤着泛白的樱唇，有些茫然地道：“如果不相信他，我还能相信什么？我知道，阮郎……阮郎他会回来的。”

面对这样痴心不改的女子，除了怒其不争哀其不幸，南宫墨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